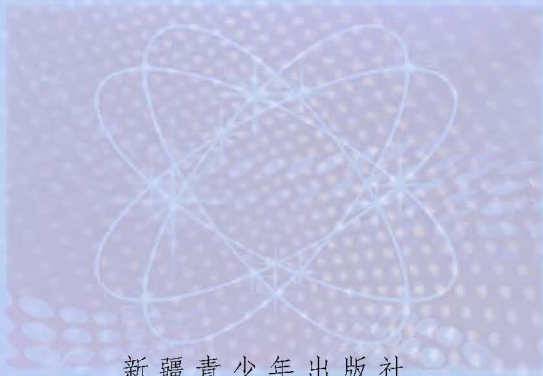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史风景线

⑧1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文史风景线

⑧1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言情痴李商隐/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. —修订本. —
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7.11
(文史风景线)

ISBN 978-7-5373-1465-7

I. 七... II. 北... III. 李商隐(812~约 858)—生平事迹—青少年
读物 IV. K825.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9001 号

文史风景线 七言情痴李商隐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 邮编:830049)

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787mm×1092mm 32 开

印张:600 字数:9000 千

2007 年 12 月修订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978-7-5373-1465-7 总定价:2560.00 元(共 1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,教育强则国强。

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,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。

文学,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,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,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;历史,能够传播历史文化,提高人的历史素养,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,塑造人的健康人格,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,应该互相渗透,有机结合,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,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,为了贯彻素质教育,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”的思想,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,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《文史风

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,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容翔实,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;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学术性兼备;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,适合广大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,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,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,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编 者

目 录

李商隐学艺	1
幕府小巡官	23
应试屡落第	54
崔戎终辞世	74
玉阳山静修	108
感情无归处	128
金榜终有名	155

李商隐学艺



几个月之前，李商隐住进了刺史府，他的堂叔现在住在客房。虽然两人同住在刺史府，但是平日没有相见机会，堂叔心中感到非常不高兴。令狐府上住了很多人，温钟馗这位专顾花词淫语的浪荡儿就在其中居住，这让李商隐的堂叔感到非常不安。他知道侄儿商隐年纪尚小，难免不慎沾染上恶习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又怎么能放下心来。

那日深夜，堂叔正在屋里休息。突然觉得房梁摇动，外面传来喧闹声。开始他以为自己在做梦，抬起身子侧耳倾听，却发现原来是人群喧闹的声音。其中有侄儿豪爽的笑声，堂叔不由得怒火中烧。披衣下地之后，推门来到月亮地里。原来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客房中现在摆起了酒宴，令狐公子和客人们正在那里欢饮。从这些人里边，堂叔认出了自己的侄儿李商隐。李商隐举杯在手，不停地蹦跳投足，还不停地唱着歌。

等侄儿唱完之后，掌声和调笑声响起，竟然还有女人的娇笑声，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，堂叔惊呆了。他原以为令狐楚德高望重，自然对儿女管教甚严，不会发生这些艳事，不会诱使侄儿变坏，谁知却出乎自己的意料。他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不禁觉得惊异不解，此时的他愤怒懊悔。都怪自己冲动之下把侄儿从家乡带出来，让他染上了这样的坏习。

堂叔痛苦地谴责着自己，说是自己害了侄儿。温庭筠站起身，放下手中的笛子，然后对众人施礼，笑道：“刚才义山老弟唱的是我写的词，我听了之后心里觉得非常惭愧。义山老弟天生金嗓，应当歌咏更好的词曲，拙作实在难当此重任。我提议让义山当场依声填词，当场为大家咏唱助酒，你们说好不好？”大家连声呼好，要李商隐赶快填词。李商隐此时喝了很多酒，头脑异常兴奋，见有这么多人叫好，于是腾地站起，抱拳向众人施礼，断断续续地说自己填了一首《杨柳枝》。

温庭筠看李商隐如此，狡黠地笑着上前拉住他的手，在他耳边不知嘀咕些什么，李商隐便哈哈大笑起来，接着便开始大唱。唱完之后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堂叔此时已经气得不得了，他坐在房前的石头台阶上，在心里骂道：“你这个不争气的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东西，不让你沾艳词淫语，不叫你学艳歌淫调，不叫你拈花惹草，你偏偏不听，真是气死我了。”堂叔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终于流下了痛心的眼泪。

“我们李氏家族已经逐渐衰微，数代没有高官显宦，现在侄儿如此不学好，何以重振家族？”堂叔想到这里，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，口吐鲜血，昏厥过去。众人正酣饮作乐，突然听见堂叔的声音，霎时鸦雀无声，全都扭头向这边看来。李商隐知道是自己的堂叔，于是猛然向这边跑来，抱起堂叔的头摇晃着，生怕堂叔有个三长两短。

堂叔被摇醒之后，睁眼看到自己躺在侄儿怀里，挣扎着坐起。他看见令狐家的三位公子站在面前，于是挣扎着站起对令狐绹说：“请你告诉你的父亲，我明天要把侄儿带回洛阳，这些日子来，多谢他老人家的款待。”

“堂叔，我们还不能走，恩师说要教我写作呢，我怎么能半途而废？”

“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现在还敢多嘴！”说完之后，堂叔转身进了屋，并把门关死。令狐楚想帮李商隐解释，把他挽留下来，但是看着那关紧的门，不禁退了回来。李商隐搓着手，急得在地上来回走着。令狐绹挽住李商隐的胳膊，诚恳地挽留。二郎则冷冷地自语道：“我的父亲这样器重你，每天晚上教你撰写章奏文字，你如果半途而废的话，怎么对得起我的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父亲呢？你的堂叔实在太没有见识。”

令狐绹说的话确实是实情，这让李商隐更加为难。李商隐现在既入师门，不得师父同意，怎么可以随便走呢？半个多月以来，恩师对自己极为关心，他天天晚上让自己练习骈偶对句，写四六骈体文。只是今天晚上刺史大人有事外出，所以他暂时不用学习写作，可以和令狐公子们玩玩，谁知堂叔见了之后大发雷霆，这可如何是好。

四六骈体文写不好，将来如何写章奏文字，又如何去做官呢？这对自己的前途关系重大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。但是堂叔有命，这是很难违背的。父亲去世之后，家庭里的人只有堂叔真心关心自己和照顾自己，堂叔对自己寄予厚望，把自己看作重振家族门庭的人。自己的行为今晚确实太不成体统，难怪堂叔会生气。都是侄儿不孝，忘却了堂叔的教诲，但是我不能离开令狐恩师啊。李商隐自责着，跪在紧闭的门前泪流满面，希望得到堂叔的谅解。

温庭筠看见李商隐如此害怕，很不以为然，他讥讽地笑道：“我们大家只是喝喝酒，唱唱小词，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啊。你看李白，他天天饮酒天天醉，明皇天子都佩服他，还赏他美酒。能唱小词的人很多，当朝天子大臣谁不喜欢听曲，谁没填过小词？李商隐，难道你喝点酒、填填小词、唱唱小曲，就大逆不道？真是想不通。你今天要是想跪在这里，你就跪吧，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我可不想陪你。”

“本来今天兴致挺好的，没想到却被破坏了！”令狐纶也唠唠叨叨地说着，然后和众人散开了。

七郎和九郎同情李商隐，于是坐在李商隐身边的石阶上陪着他，希望他的堂叔能够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不再把李商隐带回家去，那样他们就可以和商隐共处。

二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刺史府里只有更夫在到处游荡。由于刚才喝了酒量，七郎和九郎不知什么时候，已经躺在地上进入了梦乡。李商隐依然跪得笔直，他的心里仍在忏悔，为辜负堂叔的教诲而深深自责。这时响过了五更的梆子声，白茫茫的雾气从汴河上冉冉升起，使整个汴州城陷进茫茫的迷雾中，整个世界仿佛被遮盖起来。

刺史府里处于城中，所以也不能例外，这些雾气仿佛是从翠竹园飘来的，带着冰凉的水珠，很快把屋顶打湿。房檐上此时滴下了几滴水点，像下了毛毛雨。令狐绪兄弟俩睡得正酣，李商隐根本不可能睡着，他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。房门突然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被推开，堂叔从里面走出，肩上背了布包。

李商隐见堂叔出来，赶紧叩头道：“堂叔，侄儿错了，你千万不要生侄儿的气。”

堂叔根本不理睬李商隐，正想迈步从令狐绪身上跨过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七郎醒了过来，他看见堂叔就在眼前，于是猛然站起来。拉住堂叔，对他说：“堂叔，您就原谅商隐吧。是我让他玩的，要怪你就怪我吧，千万不要把商隐带走啊。”

堂叔轻轻把令狐绪推开，然后和颜悦色地对他说：“令狐公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。商隐再也不是我的侄儿，他今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年纪这么大，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途，还是从汴州直接回荥阳老家。”

“堂叔，商隐不留在这里，我跟你走，在你身边侍奉你，在辈子也不离开你。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，真是没有出息的东西。你也不想，你上有老母下有弟妹，为什么要跟随我。你跟随我之后，谁养活他们？难道你真的不再想光宗耀祖，重振家门吗？我管不了你，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”

堂叔说完最后那句话时，显得非常痛苦，他转身走下门前台阶，又向前走了五步，突然吐出了一摊鲜血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用袖头擦了擦嘴角，然后走出了西院。

李商隐看着堂叔离去，心里不觉悲痛万分，他跪在地上，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对着堂叔的背影，哭着道：“堂叔，侄儿定然谨遵你的教诲，将来不辜负你的厚望。”他伏在地上久久地哽咽着，巨大的悲痛冲击着他，让他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。

七郎和九郎看李商隐如此悲痛，于是把他扶起来向翠竹园走去。经过惜贤堂时，堂门突然被推开，令狐楚从里面跨步走出，面容慈祥而又威严，他看着李商隐。令狐绹站在父亲身后，也看着李商隐，如同挑衅那样。李商隐沉浸在痛苦中，是追随堂叔回家乡，还是留下跟恩师学习章奏文字，他还在犹豫。看见慈祥的恩师出现在眼前，李商隐真想扑到老师的怀里，向他倾诉内心的痛苦。在恩师的身后，站着凶神恶煞的八郎，他圆瞪着那双眼睛，使李商隐不敢上前。他用手背擦擦眼睛，整了整衣服，恭恭敬敬地向令狐楚施礼。

“孩子，你来和我告辞吗？”

“不，学生终生不离恩师左右。”

“孩子，人各有志，去留是由自己来决定的。如果学有所成，都要离开老师，为君王献忠，为国家效命，怎么可以老死在师父身边呢？现在你刚刚进入学习阶段，本来应该努力学习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成就大业，万不可浅尝辄止。”

“我一定听从老师的教诲，努力学习！”

“没什么事，那你回去吧。”

令狐楚听李商隐这样说，于是向他和七郎、九郎挥挥手，

让他们回到翠竹园中。

李商隐在路上走着，思索着恩师的教诲。

“七哥，刚才老师让我乖逆情欲，不知是哪位圣人的话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？”李商隐问七郎。

令狐绪支吾半天，回答不出。

“情欲指的是男女之欲。”九郎解释道。

“九郎，父亲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他肯定不是指这些污秽之事。”七郎认真地思考起来，“乖指的是违背和抵触的意思。逆指的是与事相反，也是背离的意思。这就是说要远离情欲，不要沉溺其中，忘记学习。”

“父亲的意思是，义山兄要离男女之性欲远点。就是不要想这种事，要专心致志地学习。七哥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”九郎以为猜到了意思，洋洋自得地说道。

“不是这样的，情是感情之情，欲是欲望之欲，不是指男女之间的事情。义山，家父是希望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不要感情用事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成就大事业。刚才堂叔走了，你的心被惊动，但是你忍住了，没有跟堂叔走，我想家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终于明白了恩师的心愿，他总觉得乖逆情欲有些别扭，也许是让他不要感情用事，也许也有九郎说的男女间的情感欲望吧。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昨晚在酒宴上的时候，有个姑娘坐在八郎身边，她就是锦瑟。锦瑟长得非常美丽，她有倾城倾国之貌，说话的声音也非常好听，如同黄鹂在轻轻鸣唱，这样的女子怎么会不让李商隐动心呢。恩师昨天没有参加酒宴，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肯定是八郎告诉恩师的。

八郎看见锦瑟如此美丽，非常贪恋她的娇容丽色，看见李商隐对锦瑟有情，才把事情告诉给他父亲。恩师听了八郎的话，怎么就来教训自己呢？李商隐不愿多想，他随手摘了竹叶，把它放到嘴里，发觉叶子原来是苦的。

三

李商隐在令狐府住了半年之久，他整日和七郎、八郎读书，吟诗作赋，在闲暇的时候，他又跟九郎学些拳脚，对府里的礼仪、规矩、喜怒、好恶很快就熟识了。

每天寅时的时候，李商隐急忙爬起，穿好衣服，抱着经书，往惠文亭跑去。来到惠文亭上，七郎、八郎尚未到来，便独自翻开《论语》，先诵读该书，接着合上书小声背诵，觉得没有差错，便诵《孟子》。四书诵毕，开始诵读五经。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李商隐翻开《易经》，刚读两句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两脚奇痒。低头看时，才发现布鞋已经湿透，从鞋里流出了很多污水。他把鞋甩掉，双脚踏在木质地板上，感觉到无比的凉爽。如果人不发明穿鞋，光着脚走路肯定很舒服，就像摆脱了束缚，回归到自然中，李商隐这样想着。

从背后竹林里突然传来了呼喊声，李商隐吓得跳了起来。回头看时，发现九郎身背宝剑，手握经书，从远处向这里走来，显得自由而洒脱。

“春意绵绵睡正酣，李哥，你起得好早啊。”

“九郎，现在是盛夏，清晨凉快，赶快用功。”

“竹林里真凉快，和春天差不了多少。”九郎把手中的经书扔掉，又把宝剑放在亭子的茶案上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李哥，昨晚我做了个梦，真是吓人得很。敬宗皇帝脖子被砍掉，脑袋在两肩上摇晃着，好像要滚落地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”

“九郎，你真是满嘴胡言。赶快读经书吧，不要乱讲先皇，八哥说过，有杀头灭族之罪呀！”

九郎机警地向四周看看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：“我跟你说的，你不知道敬宗皇上死得多惨。宝历二年十一月八日晚上，敬宗带着贴身亲信宦官，出宫捕捉狐狸，这种活动叫做打夜狐，皇上最喜欢这个活动。那天晚上，皇上捉到了两只狐狸，有这么大的收获，他当然非常高兴。回到宫里时，已是鸡鸣丑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时，为了庆贺好运气，皇上在大殿上排宴狂饮。

“皇上兴奋得不得了，和宦官刘克明、田务成、许文端等人踢毬。这些宦官知道皇上的脾气，只能让皇上赢，不能让皇上输。于是那天夜里，皇上踢毬时连着赢了两个毬。皇上更加高兴，接着和苏佐明等二十八个宦官狂饮取乐，大家玩得不亦乐乎。皇上喝得酩酊大醉，全身燥热难忍，便由刘克明等人搀扶着，到内室去更换衣服。

“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殿上的灯烛全灭了。宦官刘克明等人趁机上前，把敬宗皇上砍死，那种惨状真是不堪入目。从宫里出来的人讲，皇上的脑袋没有被砍下来，而是悬在上面，和我梦中的情形相同，你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可怕？”

李商隐听了九郎的描述，觉得惊诧恐惧，脸色苍白，双脚冰凉，两腿颤抖。关于皇上之死，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于是喃喃地问道：“九郎，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”

令狐纶看见自己的话起到了效果，再看见李商隐吓得如此模样，很是得意。心想李哥真是土气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应当把皇上的事都说出来，看看他听了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于是接着说道：“这是皇帝家里的事，谁敢胡编乱造？敬宗皇上死得虽然凄惨，他生前干的那些事，也真是缺德得很。”

李商隐听见还有下文，更是惊得睁大了眼睛，问令狐纶：“还有更重要的事吗？”